

我们共同交卷

再写一次高考作文

阅读下面的材料,根据要求写作。(全国I卷)

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,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。当前,世界之变、时代之变、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。青年是常为新的,在你的成长过程中,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?这变化有你成长的印记,对你有特殊的意义……

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?请写一篇文章。

犹豫

江苏省作协签约作家 汤展望

母亲总嫌我做事太过犹豫,不够利索。

她原话是这样说的:“男孩子做事情应该利利索索,大大方方的。”年少的我,一直把这句话记在心底,却始终改不掉骨子里迟疑的性子。这份犹豫,最鲜明的体现便是初中坐车回家的小事。

小学毕业那年,母亲把我送到县城寄宿学校读初中。周五放学再坐中巴车回家。那种乡镇中巴车,全是私人承包,路线固定但是没有固定停车点,乘坐规则是:还剩两里路时,吼一声告诉司机前面路口停车。于是,每次坐车,我都要悄悄观察四周,看看是否有同路口下车的乘客。倘若有人同行,我便安心跟随;没有的话,余下的半个小时车程,我都在酝酿,该怎么吼那一嗓子。

我曾把这份窘迫告诉母亲,她耐心地开导我:这不过是举手之劳、张口之言,根本无需犹豫。成长本就是不断突破自我的过程,人生路上没有人永远替你解围,很多路终究要自己勇敢开口、独自走完。我十分认同母亲的道理,也努力试着变得果敢,可天性里的犹豫与迟疑,依旧伴随我的生活与选择。

年岁渐长,阅历渐丰,我慢慢明

白,犹豫从不是全然的缺点,一味地利落果断,也未必是好事。仓促的决断往往伴随着鲁莽的失误,而适度的犹豫,是留给自己思考沉淀的余地,是浮躁世间难得的清醒。

宋宝珍说:“一个人在青春时期,一定要有那么一点忧郁、敏感和诗意,因为这是一个人哲学思索的开始,也是抵御过度社会化、世俗化的利器。”于我而言,犹豫亦是如此。短暂的迟疑,是生活温柔的暂停,让我们跳出冲动的裹挟,静心审视利弊、倾听内心,在仓促的时光里守住本心,做出更稳妥、更真诚的选择。

韩国作家金爱烂曾在访谈中谈到人类与AI最大的不同,就是人会犹豫。她说:“倾听他人痛苦时,人会斟酌、停顿、咽下某些话,这份犹豫里藏着体谅与体面。AI再快再准,也没有这种带着情感重量的迟疑。”我想,这正是人性与文学最珍贵的地方。

我想我读懂了犹豫,它从不是怯懦的代名词。它是一份温柔的迟疑,是自我审视的清醒,也是善待世界的善意。漫漫人生路,我们不必苛责自己不够干脆,适度犹豫、静心斟酌,亦是成长的修行。犹豫的底色,是对自己的善意,也是对他人的善意。

使命的重量

徐州中学高一语文教师 宋淑晶

高中语文教师的身份,让我常常面对一个追问:我们这代人,究竟要把怎样的世界交到学生手中?而在对这一问题的反复思考中,有一个词语的理解在我心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——“使命”。

少时读书,“使命”一词最先来自《出师表》——“奉命于危难之间”,我将其简单理解为上级交付的任务。诸葛亮受刘备托孤,鞠躬尽瘁,这便是我对“使命”的全部想象:它是一种外来的指派,是别人给予的责任。那时我认为,有使命的人是少数英雄,普通人与使命无缘。这种理解,将使命窄化为“差事”,将使命者窄化为“精英”。

年岁渐长,尤其成为教师之后,我亲历了汶川地震时一位乡村教师的故事。他在废墟中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三个学生,自己却永远留在了那里。他不是英雄吗?是。但谁给他下达了任务?没有。那一刻我明白,“使命”并非来自外部的命令,而是内心深处对“我应当做什么”的自觉回答。

由此,“使命”在我心中从“被赋予”转向了“自觉承担”。它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,而成为每一个普通人在关键时刻的选择。然而,我对“使命”的理解并未止步于此。

由此反观当下青年常有的“迷茫感”,我以为根结在于使命感的缺失或

错位。许多年轻人将“使命”等同于“成功”或“出人头地”,一旦发现目标遥不可及,便陷入虚无。殊不知,真正的使命恰恰与功利无关。使命的伟大,不在于岗位的高低,而在于承担它的那颗心是否真诚。

作为语文教师,我教《离骚》,会告诉学生:屈原的使命不是楚王给的,而是他自己对理想的执着。我教《岳阳楼记》,会引导学生思考:范仲淹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使命感从何而来——不是官位思想,而是人格使然。

如今,当我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十七八岁的面孔,我不再说“你们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”这样空洞的话。我会说:要想读懂“使命”,首先问自己的心——你认为什么是对的?什么是值得做的?找到那个答案,然后去做,哪怕只是一件小事。千万人各自完成自己的小事,这个时代就有了希望。

从“他人赋予的任务”到“自我认同的天职”,再到“代际传承的火种”——我对“使命”一词理解的层层深入,正是我从青涩走向成熟的印记。而这份理解最大的价值在于:它让我明白,每一个人,无论多么平凡,都可以成为使命的载体。因为使命从来不在于你被选中,而在于你选择成为什么。

“长大”永远是进行时

徐州市作协会员 范雪飞

窗外在落雨,毛毛细雨雾蒙蒙一片。天地隐入这片阵雨中。

记不得是哪里的方言,将这雾蒙蒙的小雨称作“雾稀”。这一刻,只觉汉语的意境之美。词语,承载了情感与思想,充满生活的角落。

有一些词语,像一场不停的阵雨,淅淅沥沥伴随一生。它的意思似乎从未变过,可随着时间的洗涤,却能品出每个阶段的含义。

比如“长大”。

没有比孩子更想长大的群体了。父母、老师……似乎每个人都在困难面前对你说“长大就好了”。似乎这个词有着神奇的魔力,一切烦恼都会在长大的一瞬间迎刃而解。于是孩子在生活的蛛丝马迹里企图证明自己的成长。无数次在一条条记录身高的痕迹前比对着,在渐长一岁的年纪前欢呼着,在短了一截的衣服前得意着。撑伞踩上雨后积水,溅起的水花都是孩童的笑脸。那时一心憧憬着长大,却不曾想过“长大”究竟意味着什么。

究竟是从什么开始,对这个词语的理解悄然变化了呢?

或许是第一次为雨后拥堵的下班路而烦躁,担心踩了一脚泥的时候吧。成年人的世界,像一季灰蒙蒙的梅雨,只剩对“长大”二字应接不暇的疲惫。出差的高铁上,加班的夜晚,医院守夜的凌晨……这时才恍然明白,“长大”不是魔法,而是一场漫长的躲不开也不必躲的雨水洗礼。成长的收获,是终于有了给自己、甚至给他人撑伞的能力。

这雨还会下多久?待到已步入耳顺,甚至不逾矩的年纪,便已能从容应对这雨。原先能为他人撑伞的人已举不起伞,可依旧能将这些年成长的点滴记录下来,留给下一个淋雨的人,帮她鼓起高举“成长”这把伞的勇气。

我的视线又飘向窗外的“雾稀”。

现在,中国青年在茁壮成长。无数青年在雨中奔跑、跌倒、再爬起。祖国在强大。科技在腾飞,不断淬炼着“撑伞”的能力。

阵雨不停,“长大”永远是进行时。

再话“吃苦”

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级中学高三青年教师 李艳

古人云:“吃得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。”在时代巨变的今天,再说起此语,未免有些不合时宜。但,今日之你我,是否已摆脱人生之“苦”,今日之青年又是否无须“吃苦”,倒还是值得探讨一番。

何为“苦”?人生之苦,无外乎两种:一则是肉体的,一则是精神的。到底哪种“苦”更深重,很难说。病痛者也许会认为遭受精神之苦的人无病呻吟。这大概也会愤怒于众人的百般误解。肉体上的痛苦或许是有形的,而精神之苦大概是不可名状、不可诠释、不可捕捉的。所以,今日的吃苦,也许不再意味着物质贫乏、劳其筋骨,而更多意味着精神迷茫、苦其心志。

年少时所理解的“吃苦”是受罪、受累,是被动承受苦难。而今方才醒悟,“苦”从来不是命运的刁难,而是生活颁发给勇敢者的勋章。小时候读李白,盛唐气象、飘逸风流,青年李白仗剑去国,中年时奉旨

入京,何等清高,却终究难逃仕途不顺的痛苦;再后来识杜甫,乱世风骨,沉郁仁心,青年杜甫漫游河山,四十岁后深陷乱世,何等心怀苍生,却终究难逃半生流离的悲苦。苦难并非扼住命运咽喉的魔掌,而是教会我们学会独处、克制惰性的良药,换个角度来看,“吃苦”也便成为人生的增值、蓄力与成长。

当然重识苦难,重读“吃苦”,也并不意味着当代青年要“没苦硬吃”,对待“吃苦”贵在清醒辩证。或许苦难本身并无意义与光环,只是人们对待苦难的态度,赋予了“吃苦”以独特的人文价值。从司马迁遭受宫刑之苦,选择隐忍苟活;到袁隆平投身稻田之苦,许下禾下之梦;再到张桂梅忍受病痛之苦,坚守讲台之愿。无数真实又普通的人,用自己的经历重构了“吃苦”的意义。

人生百味,苦在其中,从容品尝,更见平凡之伟大。